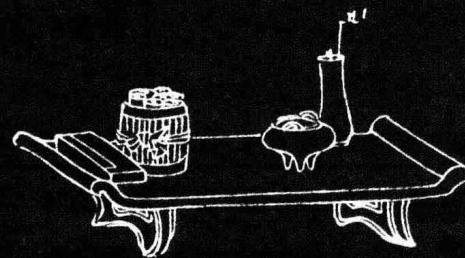


书丛老蠹鱼 沈津



书丛老蠹鱼 沈津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丛老蠹鱼/沈津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1.1

ISBN 978 - 7 - 101 - 07443 - 7

I. 书… II. 沈…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03669 号

书 名 书丛老蠹鱼
著 者 沈 津
责任编辑 李世文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70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21 字数 160 千字
印 数 1 - 5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 - 7 - 101 - 07443 - 7
定 价 68.00 元

自序

深秋的波士顿，天旷云高，湛蓝明净。每天走在去“哈佛燕京”的路上，望着那新英格兰的红叶，真觉得秋天才是最富有诗意的。树上的叶片由绿变黄，各种橙黄、浅绛、殷红、楮黑、深紫的叶子，在光线的作用下，远远望去，明媚撩人，层次不一。短短的一个月里，校园的路径和草地上，已覆盖了大小、色泽不一的红叶。或许在水彩画家们的眼里，这是一次风华绝代的色之绽放，也正因为秋天的短暂，所以才更加无与伦比。而在最后一阵秋风冷雨过后，最后一拨叶片，极不情愿地飘落于屋前宅后和街道两旁。然而，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，春天播下的种子，经过各种艰辛的劳动，那就必有“秋收”的情景呈现。

又要为书写序了。序不好写，但自己的书却没有理由推却，所以只得勉力为之。

这本小书以“书丛老蠹鱼”作书名，盖取自我在新浪博客上的网名。“书丛老蠹鱼”这个词，缘于张元济先生《赠静嘉堂藤田昆一君》诗：“我是书丛老蠹鱼，骆驼桥畔自歎歎。羨君食尽神仙字，守静含嘉愧不如。”

当年读张先生的诗文，对这首诗的印象很深。以“蠹鱼”入诗的还有如秦观为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作《寿鲍淳饮七十》，有云：“名山事业老蟫鱼，万卷琳琅重石渠。”而宜兴任东阁室徐毓芝的《借书》诗亦云：“玉剪堂前万卷储，一编许读乐何如。浮生愿向书丛老，不惜将身化蠹鱼。”我以为自己这五十年书丛生涯，也堪称是“蠹鱼”的岁月。用清唐孙华的话来说，现在就是“衰年仿佛烛光余，犹向残编作蠹鱼”（《再迭随庵韵》）。

波士顿，是美东麻州的重要城市，这里有闻名世界的高等学府，如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等，每天有来自四方的游客，用他们的眼睛欣赏着这座文化名城。我以为，波士顿的魅力，在于它的宁静，它没有如上海那般城市的喧嚣，这里没有无谓的应酬，却有心情的愉快和写作的自由，这对一个很想“写我所想，写我所知”的草民来说，无疑是适合的。我这辈子都是和古籍善本打交道，想做的事无非有三，一是将所见善本书的部分写成书志；再是将一些难得之本写成书话之类的小文，尽可能写出点所以然；三则想把五十年中目之所接、耳之所闻，与古籍版本有关的人和事，或自以为有点心得的感想写出来，或可补文献学史、印刷史、出版史之所遗。而要想做到这三点，也颇不易，十多年来，写成的善本书志似有三千之数，凡三百余万字，且早有罢手之念，人入老境，力有不逮，尽力而为的小文权作是对社会的回馈。

居美东一十八年，惜见闻寡陋，耳目所及，囿于片隅，虽日览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，亦不能广所见闻。“哈佛燕京”创始于1928年，藏弄素有盛名，搜集东亚文献甚多，中日韩善本古籍即达八千余种，而中文古籍（含善本）达二万二千种，善本书中有二百余种为国内各大小图书馆所不见。进入该馆善本书库，琳琅万卷，如登群玉之山，入万花之谷，

有奇必露，无美不呈。收在本书里的文章，是从我的博客中选出的，所写大多是我经眼的古籍善本和较为难得的旧书，且多为“燕京”所藏，还有就是关于版本鉴定的文字。

这几年，即使如宋元精椠、明清佳本、名稿旧抄，对我来说，好像亦没有多大吸引力了，看不看无所谓。或者是即使看到，也只会说句“难得”、“不错”的话，而不会产生相见恨晚的感叹。与之相反的是，在普通书中时可“捡漏”。小书中的某些小文，所据的底本较之重要版本有另外一层意义，或者说，是一些有意思的书。我以为我的责任之一，或许就在于寻觅机会去揭示“哈佛燕京”所藏的罕见之本。事实上，如延安出版物《严氏兄弟》、范长江签名本《中国的西北角》等，都是我从普通书库中挑出来的。即使如清光绪刻本《人寿集》，也是稀见之书，那可是哈佛大学第一位中文教授戈鲲化的著作，并钤有戈氏小印，乃为自藏之本。小文中也有应朋友之邀而写，如《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》等。

版本鉴定，实在是一门学问，没有长期而大量的实践，是不可能获得真知的。我深知这几十年来有些许长进，无疑是拜先师顾廷龙、潘景郑、瞿凤起三先生之赐教，其次则是经眼了那两万种的中文古籍善本。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与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，近些年来古籍图书的收藏与拍卖持续升温，随之而起的一些版本鉴定专著，有些作为撰者的真知，经验值得借鉴，但是，其中也有一些似是而非或重复别人的观点，甚或没有实际的举例。老友沈燮元先生时常挂在口边的是“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”，所以《〈史记〉版本鉴定的故事》、《聪明反为聪明误》等数篇，算是呈给初习版本鉴定者的几则“注意事项”。

近些年来，国内出版的书话类图书，少说也有数十种，包括各种介绍中国文学、外国文学，甚或解放前出版的图书、期刊、报纸等的著作，

但写善本书或珍稀版本的并不多。至于文章长短，不拘一格，而写作手法，自是见仁见智，各有千秋。我喜欢书话这类文章，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郑振铎先生的《劫中得书记》、唐弢先生的《书话》等，我是把它们当作小说去读的，而且都不止一遍。那个时候，我曾梦想，将来或许我也能追随大家之后，尝试学写这类文章的乐趣。我发在博客上的小文，大多每星期一篇，一个题目酝酿确定之后，于星期六、日完成，工作余暇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，无人干扰，也是人间一乐。

忽然想到“封官许愿”这个词，因为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门前两旁，各立有一座六米高的石狮，左雄右雌，外观大气，雕琢质朴，前额突出，目圆瞪，口露齿，有一种强悍威猛、守门壮威的感觉。国内访问“哈佛燕京”的学者或旅游者，多以此为一景，立其旁摄影存念。我每天上班进馆，总觉得那二位被赋予神力的“百兽长”在对我微笑，似乎是认识我，并有一种默契。据说雕刻石狮始于印度，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成为中国传统建筑中经常使用的装饰物。两座石狮不知何时舶载美东，我过去的同事张凤曾说过，这对石狮是波丽·柴尔·斯达太太（Polly Thayer Starr）为纪念母亲柴尔太太（E.R.Thayer），特地从中国买来的。但近些年，程焕文教授为撰写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的年谱，曾将“燕京”积年旧档翻遍，似乎也未查知石狮是如何报进哈佛户口的。我写石狮，意在为它“封官许愿”，即拟“封”其并不存在的官名——“燕京镇守使”，“愿”上苍佑我“燕京”，使这座“藏古今学术，聚天地精华”的欧美汉学资料重镇，永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而尽其所能。是为序。

2009/11/22

目 录

自 序 /1

1. 明铜活字印本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 /1
2. 《汪氏第九十二世小宗谱》及其他 /6
3. 翁同龢批校本《常熟县志》 /18
4. 《文庙思源录考》小记 /26
5. 清代彩绘本《黔苗图说》 /31
6. 《飞白录》 /35
7. 清康熙刻本《曹氏墨林》 /41
8. 《萝轩变古笺谱》背后的故事 /48
9. 《选集汉印分韵》 /58
10. 《晴韵馆收藏古钱述记》 /63
11. 海内竟有“骗子书”——《鼎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》 /69
12. 日本活字印本《新刻痴婆子传》 /75
13. 翁方纲写《金刚经》——兼驳代笔说 /80

14. 捕雀童子得宋刻《妙法莲华经》 /89
15. 有图五百幅的《太上感应篇图说》 /95
16. 关于“君王版”《新约全书》 /101
17. 傅斯年图书馆的镇库之宝《群玉集》、《碧云集》 /106
18. 陈老莲的《宝纶堂集》 /119
19. 钱谦益的《初学集》、《有学集》 /125
20. 内府刊刻的《御制避暑山庄诗》 /134
21. 红香零帙——《听秋轩诗集》 /141
22. 哈佛教授戈鲲化的《人寿集》和《人寿堂诗钞》 /146
23. 邓显鹤的《沅湘耆旧集》及续编 /152
24. 清康熙刻本《明人尺牍选》 /157
25. 清乾隆刻本《吴江沈氏诗集》 /163
26. 吴兔床的几种稿本 /168
27. 明代的大统历 /177
28. 清代的时宪书 /183

-
29. 谈善本书中的日记 /187
30. 从王孝慈手抄的两种戏曲书说起 /197
31. 叶恭绰和《清代学者象传》 /205
32. 陈存仁的《光绪皇帝的收场》 /216
33. 也说《采菲录》 /222
34. 稀见珍本——《严氏兄弟》 /227
35. 范长江的签名本《中国的西北角》 /234
36. 新发现的赵景深《中国诗歌原理讲义》 /240
37. 也说《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》 /245
38. 给李肇星看什么 /252
39. 书口彩绘 /262
40. 谈谈摇篮本——答记者问 /268
41. 我和《善本书影》 /274
42. 《史记》版本鉴定的故事 /281
43. 《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》指误 /286
-

- 44. 大刀面前舞关公 /292
- 45. 从一件小事而想起的 /296
- 46. 聪明反为聪明误 /300
- 47. 市侩狡诈 诡谲百出——版本鉴定之一 /304
- 48. 《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》的版本鉴定 /310

附录 人品大美书福最厚 学识专深著述三难 (萧文立) /319

明铜活字印本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

十年前的9、10月间，我曾受命设计一种贺卡，以备12月圣诞之用，卡的正面要选一种“哈佛燕京”馆藏中文古籍善本的书影。馆藏中文善本，大约在五千之谱，仅明代所刻即有一千五百部，这千余部中，国内没有名目或版本的又有二百部左右，我选哪一部呢？思来想去，倒真费了一番心思，最后就选了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。这部书是明代的铜活字印本，部头大且首尾俱全（后来才失去数册），为世珍秘，而且是当年的校样之本，那更是以稀为贵的了。贺卡印出后，倒还可以看看，也算是留个“鸿爪”吧。

宋赵汝愚辑的《国朝诸臣奏议》，宋代的本子还有几部，为南宋淳祐十年（1250）史季温福州刻元修本以及元明递修本，除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全帙外（也配了九卷清抄本），其他的都是残本。明代的本子，只有华氏会通馆铜活字印本，而会通馆活字印本有两种，即为大小活字二种，小字本为《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》（弘治三年〔1490〕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），北京国家图书馆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有全帙入藏。



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圣诞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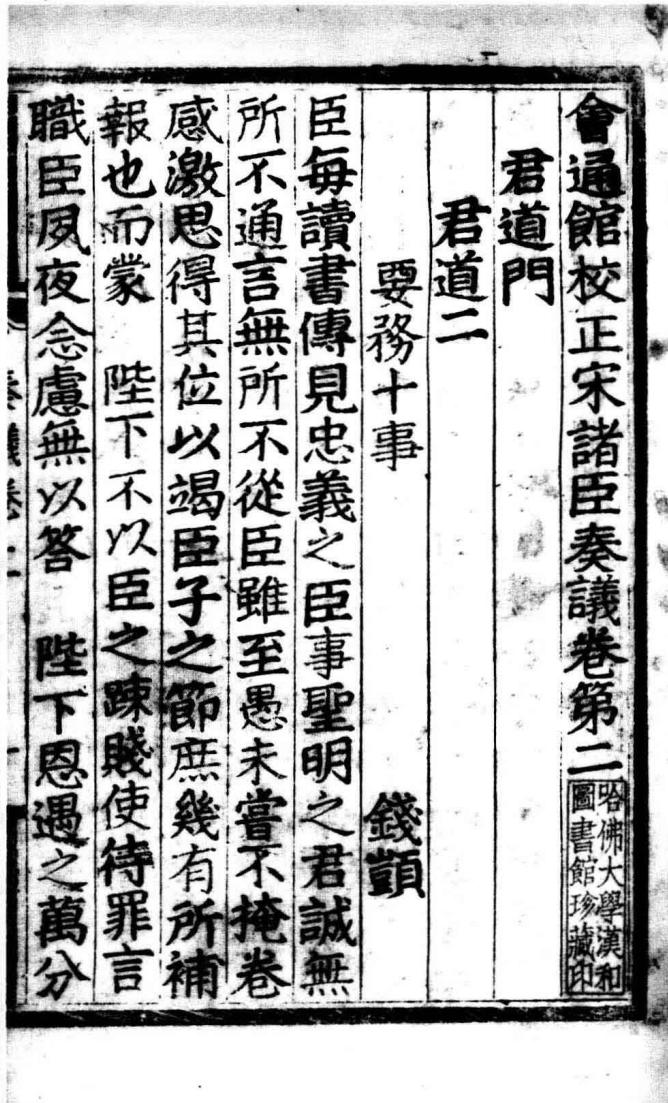
大字本为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（亦为弘治三年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），上海图书馆存二十一卷，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存二十三卷，又天津图书馆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藏皆残本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的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是大字本，一百五十卷。今存卷二至七、十一至一百五十，计一百十四册。也就是说，上海等四馆相加仅存六十二卷，仍然不及哈佛本之半。

会通馆的主人华燧的事迹，在叶德辉的《书林清话》（《明锡山华氏活字板》、《明华坚之世家》）中可以检得。津尝写有《明铜活字印本的〈诗经〉》（见《书城风弦录》）小文，那个本子也是会通馆活字印的，是个孤本，印的时间比《诸臣奏议》晚七年。华氏会通馆所印活字本约十五种，大部分尚存。而这个本子是今天所知存世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。叶德辉曾说，会通馆的本子，“流传至今四五百年，虫鼠之伤残，兵燹之销毁，愈久而愈稀，此藏书家所以比之如宋椠名钞，争相宝尚。固不仅以其源出天水旧椠，可以奴视元明诸刻也”。

铜活字本本来较刻本所印为少，而此本的稀奇之处，更在于每隔数卷之末尾，钤有“校完”红色木记。津孤陋寡闻，所见华氏铜活字本仅有数种，但都未见有这类木记。因此，这个本子当为印刷之后，请专人校对之本，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“校正本”。众所周知，过去的所谓活字印本，讹误都是极多的，这本《诸臣奏议》也不例外，虽为初印之本，但可看到错字俱挖去，并有贴补，或以笔填入，或以活字钤上。

按，此本钤有“毗陵董康审定”、“董康暨侍姬玉奴珍藏书籍记”之印，为1942年间董康售与“哈佛燕京”者。2000年，我在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看书，并调阅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



明铜活字印本《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》

的档案(即郑振铎等人致蒋复璁函件等),见到1942年7月25日郑氏等人致蒋函云:“董某售会通馆本《诸臣奏议》于燕京,竟得价五百以上,诚骇人听闻之事也。”我没有去核查五百元在当时是何等的天价,但郑先生用“骇人听闻”这样的词,应该是董康大斩了“燕京”一刀。董是《书舶庸谈》的作者,为光绪十六年(1890)进士,清末任大理院推丞,从日本留学归国后,即任北京大理院的院长、修订法律馆的总裁,还曾任靳云鹏内阁的司法总长代理、总长,后退出政界,任上海法科大学、东吴大学、北京大学教授。惜抗战中出任伪职,抗战胜利后被捕,1947年病逝。

2008/8/1

《汪氏第九十二世小宗谱》及其他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始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大约写了将近三千篇善本书志，约三百万字，但其中关于家谱的不多，连十篇都不到，不过多是难得之本，如明嘉靖刻本《休宁荪浯二溪程氏宗谱》、清初抄本《沱川余氏世纪》、稿本《梯山汪氏家谱》、稿本《管溪徐氏宗谱》、稿本《大兴朱氏家乘》、吴骞批清乾隆刻本《休宁厚田吴氏宗谱》、钱塘丁氏传抄本《钱塘丁氏谱》等，分别收藏在上海图书馆、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、美国“哈佛燕京”三馆。

前些时，在“燕京”翻得一部《汪氏第九十二世小宗谱》，是光绪六年(1880)刻本。二册。时代很晚，品相却极佳，有触手如新的感觉。但我看中的却是难得，难得在何处？难得在“稀”，难得在书末有“分藏总目”，难得在此本是“第一号”。

《小宗谱》计六卷，卷一世系，卷二前谱，卷三正谱，卷四记说志遗训录，卷五传略，卷六墓图。前有汪曾立撰凡例十一则。同治十二年(1873)汪曾立跋。